

葫芦

高风华

北风像移动的手，把整个草场拽进碎琼乱玉中。白天弥漫过的大雪，怎禁得住这只大手的拽扯，纷纷扬扬，到晚越下得紧了。这时候，有个人迎着朔风，踏着瑞雪，怀里揣着两块牛肉，花枪挑了酒葫芦，飞也似的奔向草场。他的目光散漫、迷茫，内心却清明澄澈。毡笠、白布衫、枪、酒葫芦，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，一辈子的算计，最终落了个荒凉、冷落、寂寞。只能怪前辈子做下的孽，只能怪人世间，寻常处暗伏下大因果。

多年后，这个画面一直在眼前闪烁。

最常见的说法是，读书人于风雪漫天的夜晚，人缩如猬，豪气欲消，不妨试读《水浒·林冲走雪》一篇。一个人活到最后，生命举重若轻，仿佛苇叶之于江天暮雪，天地低回，迟暮的悲怆，回光返照就是英雄的最后一击。可惜俗人不解其中之妙，捧书只为一睹娘子的花容、衙内的猥琐和虞候的奸诈，几百年来，其间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。想到这里，我的眼前总是浮动《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》，那就是索尔·贝娄，所营造的文学世界及对我们的忠告：

不管你是何种类型的读者，你都不会错过一本书的美妙，天真地阅读一本书好过带着那种文化上的偶像崇拜、自负和势利去阅读一部作品。当然，在我们的时代，保持天真是一种非常难的事儿。我们的生活被各种信息渗透，或者用我们喜欢的说法，信息在“泄露”。然而，即便是那些再精英的人的见解，依然是单薄的。那些最饱学的家伙，耳朵里塞满了晦涩的理论，本质上头脑却非常简单，也许那些最“深度”的读者就是那些对自己最不自信的人。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疑虑是，相比于感受，他们更愿意接受意义。

言归正传。还是让我们来谈谈葫芦。

葫芦其实就是匏瓜，味苦不可食，瓠的变种。《诗·豳风·七月》孔颖达疏：“其郁、萸、葵、枣、瓜、瓠，农夫老人皆得食之。”又云：“以壶与食瓜连文，则是可食之物，故知壶为瓠，谓甘瓠，可食，就蔓断取而食之。”《诗·小雅·南有嘉鱼》：“南有樛木，甘瓠累之。”宋朱熹《诗集传》卷九注：“瓠有甘有苦，甘瓠则可食也。”朱注前一个“瓠”是总称，甘瓠则指可食用的葫芦。《管子·立政》：“六畜育于家，瓜瓠菜百果备具，国之富也。”汉刘向《新序》：“饴我瓠羹，教我无多敛百姓。”均为可食之“瓠”。古人很早就认识到“瓠有苦叶”，而把“瓠”作为统称，前引《诗·邶风·瓠有苦叶》清陈奂疏：“瓠，其大名也。”“大名”就是总名。由于瓠苦，古人佩以济水，又作乐器用，古代“八音”：金石土革丝木匏竹，郑玄注：“瓠，笙也。”即用瓠做笙。由于不能食用，古人还把“瓠”比作不受待见或无所作为的人，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吾岂瓠瓜也哉！焉能系而不食？”王粲《登楼

赋》沿用其意：“惧瓠瓜之徒悬兮，畏井渫之莫食。”又指独处，形单影只，《洛神赋》“叹瓠瓜之无匹兮，咏牵牛之独处”，《止欲赋》“伤瓠瓜之无偶，悲织女之独勤”，所以，毛传、《说文》，乃至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认为瓠匏互训，二者同名异实的说法是错误的。

匏虽无用，堪当大用，其中蕴含着无处不在的辩证法。除了济水、作乐器，还充作宫廷酒器。《诗·大雅·公刘》：“执豕于牢，酌之用匏。”郑玄笺：“酌酒以匏为爵，言忠敬也。”这说法很有意思。《说文》：“匏，笙也。从包，从夸声。包，取其可藏物也。”段玉裁认为，匏之所以不入“瓠”部，正是因为看中了“包”中空能容物的特点。能做酒器的东西很多，为什么选匏有它的特定意义所在。匏老了，剖开来，我那里叫“瓜瓢”，用来舀水、搅米，不上锈，不生虫，有草木的香味，很多农家至今还有。

菡萏老师谈红楼里“颀（分+瓜）爬（匏的异体字）罍”，妙玉拿出的两只杯，提到沈从文质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注释，原来古人的奇技淫巧，大大超越今人。有人曾见到皇家禁苑，遍植葫芦，结实之初，砍木成范，并镌文字花痕于其内，纳葫芦于范中，成熟后款识隆起，宛若砖文，起初可能是作酒器，后来盛行于古玩界。红楼里也是作赏玩。菡萏还提到，前沙市文化局局长李老师就是目前国内知名葫芦玩家，自己栽种，也这么培养。百度，果真有这么个人。

同样是《诗》，《邶风》说“瓠有苦叶”，不能吃，言之凿凿；《小雅》说“幡幡瓠叶，采之亨之”，不仅能吃，还很好吃。其实变异在自然界很普遍，有的丝瓜也苦，但丝瓜没有像瓠匏分得明明白白，糊涂便好。瓠变成匏，乡里有很多说法，比如乱倒了药渣。有些人总是期望别人染走自己的霉运，却不知报应就在眼前，丝毫不爽。李时珍推测是用了鸡粪，或者牛踏马践，污秽之物，缺少对自然的敬畏，自然就会报复你，也是这么个理。

我疑心如今的救生衣，源自于葫芦。能助人泅水，确实是好东西。世上除了佛法无边，一苇可航，再没人能飞过去。孟浩然望着万顷洞庭，想着触手可及却总是差那么一点点的官场，禁不住胸中浩叹：“欲渡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。”不比李白，如果不是“冰塞川”，他渡黄河不费吹灰之力，他有的是本领，有的是工具，他能让力士脱靴贵妃捧砚，他一生向往飞。他不渡河，只是从骨子里睥睨那些手段罢了。

施耐庵为什么让林冲枪挑葫芦，为什么选在风雪山神庙手刃仇人，除了言其忠敬，再就是渲染“逼上梁山”的悲壮。试想，谁愿意放弃高官厚禄娇妻美妾去落草为寇，谁愿意破衣烂衫忍饥挨饿还去捻须苦吟“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”，何况未来不可期？

未来，要么一团漆黑，要么白白茫茫。



云雾 李昊天 摄

城

马建忠

程诚疲倦地依靠在炕的一角，他构筑秦都防御城墙费尽心力，这些天从早忙到晚，一刻不得闲，回到屋里饭都不愿吃一口。虚掩的门吱的一声推开了，他抬眼看见师傅，心里有些惭愧。师傅递给他一个食盒，说，累坏了吧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

他猜错了，师傅没有像前几次询问城墙构筑的进度。想必师兄已大功告成。

他弄不明白同出师门，为何师兄筑城的速度比他快了一倍，难道师傅留一手传给师兄？毕竟人家是父子。

弄不明白程诚也就不琢磨了，有这工夫不如把心思用在筑城上。

城墙越垒越高，程诚把所学的知识翻晒了一遍又一遍，他忽然有了新思路，准备找师傅探讨一下。

程诚翻身上马，马蹄声声，追逐月光的影子，踏破了夜的宁静。

程诚途径S城看到了马上完工的城墙，就在他自叹不如时，不远处走过来几个人，看得出刚喝完酒，其中一个口齿不清说，昨天我专门去看秦都的城墙，才垒到一半，咱们赢定了。中间瘦高的男子摇摇晃晃说，我怎么可能输给那个傻小子。周围的人听罢，应和着一阵狂笑。

淡淡的月光散落在瘦高男子的脸上，程诚没想到一贯尊敬的师兄会说出这样的话。

大约一杯茶工夫，程诚来到师傅屋前，里面传出互不相让的争吵声：他偷工减料追求速度，这怎么得了。听得出是师傅的声音。“告示上白纸黑字写着，谁先完工，嘉赏升迁，追求速度不对吗？”师娘声嘶力竭地喊。“这样追求速度是卑劣行径，早晚晚会出事的。”“城墙垒完了，不倒不塌，能出什么事。”

听着师傅越来越无奈的声音，他知难而返。

清晨，程诚伴着鸟鸣起来，师傅已经双眼布满血丝来到门口，说，有个方法兴许能帮助你加快垒城的速度。程诚喜上眉梢说，我也有个新思路。师徒俩说出来竟然不谋而合。师傅眼前一亮，意味深长说，城墙跟人一样，根基得实。

他明白师傅的意思，一个劲点头。

接下来师傅天天来这儿帮忙。

程诚想起小时候师傅的教诲，人做事一定要精细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

有几次，师傅唉声叹气，说，师兄比你聪明，我一直认为他能有出息，哪曾想……

程诚劝师傅，您多虑了，师兄已经拿到赏金升迁了。他勉强笑着，师傅也露出一丝苦笑。

不久，程诚找到师傅说，想独立门户。师傅沉思片刻，答应他的请求，不过提出一个条件：我一直想在后面的山坡上盖一座新房子，希望你能把这个房子造好。程诚答应了师傅的条件。开始的时候，关键工序自己亲自操作，很负责任。慢慢地，他发现，师傅从来不检查，于是想，马上独立门户了，还这么认真干什么？在这种心理的作祟下，他不再追求精细，而是表面上过得去就行。关键工序也不再亲力亲为，随便让粗工代替自己。有一次，正常标准的料不够用了，他干脆就用比较差的料凑合着用上了。还有一次，沙子用完了，为了避免麻烦，干脆用黄土代替了沙子……房子终于建好了，他跟师傅去告别，师傅指着新盖的房子说，咱俩师徒一场，我决定送给你这套房子。程诚脑袋忽然嗡的一下，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然后十分羞愧地转身走了……

一阵电话铃声，程诚从梦境中醒来，迷迷糊糊拿起手机。妻子在电话里说，明天去房产中心把咱家的别墅卖了吧。

程诚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，说，就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。

妻子无奈地说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
原来，程诚给当地一家著名的房地产公司做项目，这家房地产商一直以各种理由拖欠尾款。眼见年末，他不想让辛辛苦苦干了一大年的农民工空手回乡，便跟妻子商量把别墅卖了。妻子不同意，让他们找开发商要钱去，你说这几年为了不欠薪，咱家抵押几套房了，再这么做，日子还能过吗？

近些年，程诚经常遇到三角债欠薪，也常会做这样的梦。程诚十分清楚，在别人眼里，他这么做傻、笨，甚至是蠢，但他觉得这么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

程诚和那颗初心，时刻准备，奔向诗意的远方。

